

特级英雄黄继光

炳贞 渤南



特级英雄黄继光

炳 贞 渤 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特级英雄黄继光

炳贞 瀚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省日照市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625印张 69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329—0469—5

I. 409 定价：1.65元

上甘岭战役。“○号”阵地上，敌人的枪眼喷出疯狂的火舌，肆虐着正义，践踏和平……突然，枪声哑然而止。在这一永恒的瞬间，诞生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冲啊！为黄继光报仇！”

战友们怒吼着，踏着英雄用鲜血开辟的道路冲上阵地。硝烟在黄继光的身边升腾，将英雄的忠魂托起；阵地是一块不朽的纪念碑，永远刻下了烈士的英名。

1

1930年农历11月20日，黄继光诞生在四川中江县发财埡岔沟（现在的继光乡继光村）。这是一块贫瘠但风光秀美的土地。童年的黄继光似乎没有获得秀美风光的任何恩惠，倒是实实在在地品尝了贫瘠的悲苦。父亲黄德钟，一位老实忠厚的农民，一辈子辛勤劳作，一辈子在苦难中挣扎。苦难的社会专门为穷苦百姓酿造苦难。继光从小就同父亲一起挑起生活的重担，吞咽了无数的艰辛苦果。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穿衣，经常是十冬腊月还穿着短裤。继光十岁的时候，父亲为了还清地主李积成的债，白天去帮工，晚上再干自己

家的活。这样拼死拼活地干了三个月，累得发了黄肿病。地主李积成又来逼债，他站在阶沿上，骂骂咧咧：

“我那担油你该还了吧？”

父亲低三下四地哀求：“李先生，你请坐。这几天，我们的口粮都缺，那个油帐我实在没有……”

“怎么？从去年起你已拖欠了一年了。我的损失你赔得起吗？”李积成一脸蛮横。

继光懂事，他赶忙搬了一条凳子让李积成坐下。他恨这个狗地主，却也知道体贴重病的父亲。他是想暂时先缓和过去，以免父亲再因气加重了病情。

黄妈妈也好言以对：“先生，你那个油帐，拿我们去年打的粮食还利都不够，又换了约，这阵只好慢慢想法啊。”

“那不行！”地主盛气凌人，毫不相让：“四月借一担油，八月还不起，换成两担花生油的借约，未必还亏待了你们不成！不要再抵赖，借帐就得还钱！”

说着，地主李积成就上前去抓父亲的衣领子：“走！到街上说去！”

父亲吓软了腿，脚都抬不起来。黄妈妈先生长先生短地哀求。继光望着这一悲惨的情景，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中发芽。

李积成见拖不走人，说：“好，不上街，老子去喊几个人来跟你要。我才懒得候你。”

当天下午，李积成就派小聋子、何篋匠这两个人来到继光家，他们一住就是好几天。一会儿要大烟烧，一会儿要油灯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来得及打的麦子，也得搓下来，拿去给这两个上门的凶神换烟、换油、换肉吃。最后继

光家还是没有法子还债，地主李积成恼羞成怒，派来了狗腿子把正病着的父亲抓去，连冻带饿关了七八天。直到继光的母亲忍痛把三亩青麦苗押给了地主，才赎回了他的父亲。父亲虽然回来了，可是倒在床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父亲病逝后，年仅十一岁的黄继光立誓要养活妈妈，养活有病的哥哥，养活幼小的弟弟。黄妈妈因为丈夫去世，悲痛一下子把她折磨得苍老了许多，她那苦痛的脸让继光伤心无比，他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说服妈妈，到地主李积成家帮工，好挣点口粮钱。可是，黄妈妈知道，踏着人家的门槛，端着人家的饭碗，就要受人家的气，听人家管。何况李积成又是逼死孩子父亲的仇人呢？仇没报，冤没申，她又怎忍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往虎口里送？她说什么也不让继光去。继光也明白，李积成是逼死父亲的仇人，可是，不去帮工，整天在自己那块连兔子都不屙屎的地里瞎弄，就是累死，也养不活妈妈，养不活哥哥、弟弟啊！继光终于说服了妈妈，咬着牙踏进了地主李积成家的大门。

在李积成家里，继光白天放牛、割草、担水、抬滑杆（一种抬人用的工具）；夜里和牛睡在一起，还要给李积成全家端尿盆、刷尿桶……只要李积成家的人心里有一点不痛快，拳打脚踢、谩骂污辱就落在继光的头上。

有一天冬夜，黄继光蜷缩在一片破棉絮里，冻得瑟瑟发抖。恶浊的牛粪味儿，腥潮的料草味儿，弥漫在狭小的空间。不时地有几只灰色大老鼠朝他亮亮尖利的牙齿。寒冷、恐惧使他难以入睡，透过裂开的牛圈顶棚，他望见天上有几颗星星在一眨一眨地发着寒光。他想起了惨死的父亲，想起了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妈妈和兄弟，联想到自己繁重的苦

役，心中凄凄惨惨。幼小的心灵永远怀有美好的憧憬，这是天性。被苦难的枷锁牢牢束缚着的继光也无时不在幻想着明天的幸福生活。他好象来到了一块鲜花盛开的山坡上，暖暖的风吹拂着他的头发。突然他发现了雪白雪白的大馍馍，还有一盆热气腾腾的米饭，他多么想饱餐一顿啊，但他立时想起了妈妈和弟弟，他要带给他们吃。他两手怀抱着大馍馍和米饭，一路跑着赶回家，他高喊着：“妈妈！弟弟！咱们有吃的啦！”他看见妈妈和弟弟迎上前来，他们的眼中透出欢喜的光芒。此时此刻，继光感到一种无限的幸福……突然，他被一声尖利的怒骂声惊醒：

“小兔崽子，快滚起来！给我烧烫脚水。”

继光听出是地主婆的喊声。他清醒了一下，原来他刚才做了一个梦。地主婆又在喊他，他只好抱柴烧水。

烧好水，继光把水端到地主婆的屋子里。地主婆用手指在水里试了试，勃然大怒：“你这个穷狗日的，我操你先人，你怎么干什么事都不实心啊？你怎么把水弄得这么烫啊？”

继光只好又到院子里舀了一瓢凉水兑上。

有一天，牛在院子里屙了一堆屎，继光没有看见，李积成卡着继光的脖子，扭着继光的耳朵，硬逼着他用嘴把牛屎叼出去。幸亏李积成家的长工陈大叔好言相劝，这才饶了他。

继光在地主家里只能每顿喝一碗稀粥，整日饿得头昏眼花，但每天晚上却被李积成逼着把水池子挑满水。人是铁饭是钢，何况又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吃飯怎能挑得动水？可是为了每月半升粮的工钱，继光还是咬着牙每天挑水。有

一天，他实在挑不动了，一阵头晕，连人带桶从石阶上摔落下来。李积成不管继光的死活，硬说继光故意摔坏他的桶，要继光赔。就这样，继光当牛做马六个月的工钱用来抵了桶钱。

觉醒从来都是苦痛的。黄继光在地主李积成家帮工的六个月，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的地主老财通通是狠心狼。他决心在家里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养活妈妈、养活兄弟。他瘦小的身躯蕴集了不屈的力量。他砍柴、拾草、担脚力，什么都干，他还学会了做香……不知有多少个白天，他挑着柴担饿昏在荒坡上，累倒在崎岖的山路上；不知多少个夜晚，他磨着香料，被香面子呛得晕倒在那不尽的磨道上。

1942年，中江大旱。继光家的红薯在三月就吃光了，家里已经两三天没动烟火了。没办法，黄妈妈就领着继光去求借。挨门挨户走了许多家，好话说了千千万，才借到一小口袋烂红薯。削掉长毛的、腐烂的、虫咬的，一小口袋红薯，只剩下不满一小瓢能吃的。这怎么够全家人吃呢？连病着的二哥和弟弟吃一顿也不够啊！继光削完了红薯，转身就走了。夜里，继光很晚才回到家。妈妈把半小盆红薯汤端给他，他一看就知道妈妈没有舍得吃。于是便装着吃得很饱的样子说他在陈大叔那里吃了饭。他从来不肯说谎话，所以妈妈真的相信了。

饿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继光便背着箩斗（背东西用的一种竹筐）上山挖野菜去。久旱无雨，野菜也很少，整整费了半天时间，才挖了不到半箩斗野菜。他担心妈妈没东西做午饭会难过，便赶快回到家。

一进门，他便听到弟弟又在喊叫着要东西吃。“我和妈

妈可以吃野菜，可是二哥和弟弟吃啥子呢？就是妈妈也不能尽吃野菜啊！”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忽然家里唯一的那只大黑鸡，扇着翅膀从他身边走过。“杀了它！”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他放下箩斗，就去捉鸡。

黄妈妈听到鸡叫，走出来急急地问继光：“你捉鸡干啥子？”

“妈妈，你和弟弟吃啥子？”继光犹豫了一会儿说。

“妈妈只有这一只鸡了……”黄妈妈眼眶里含着泪水，她不愿杀她这唯一的家禽。

继光知道，妈妈连个小虫都不忍心捏死，她怎么忍心杀死她心爱的鸡呢？可是不杀鸡，妈妈和哥哥、弟弟吃啥子呢？他最后还是说服了妈妈，把她那只心爱的大黑鸡杀了。

一只才一斤多重的鸡，合着那又苦又涩的野菜，全家人整整吃了一天。吃饭时，谁都不说一句话，眼泪流到脸上，滴到碗里，那真比吃黄连还苦啊！

晚上，黄妈妈坐在床上，呆滞的眼光包含着深重的忧伤和莫知所措的茫然神情，她在想：明天该怎么办啊？她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尤其对不起继光。他幼小而瘦弱的身躯承担着过重的压力，他自从一出世，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那稚气的脸已被苦难蹂躏得粗糙而干裂，头发黄黄的，就象一株枯萎的禾苗强挺那软塌塌的茎秆。黄妈妈用冰凉颤抖的手抚摸着继光的头，眼泪滚了下来，滴在继光的头上。继光仰脸望着母亲，叫了一声“妈妈”，挽着母亲的臂腕，抽噎起来。

母亲抑制不住，呜咽不成声：“娃儿……妈委屈你了……”

继光轻轻地擦去母亲脸上的泪水，象大人似地安慰说：
“妈妈，别难过！”

黄妈妈又转过身望了望躺在床上的二儿子和倒在她后背上已经睡了的小儿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娃儿，妈妈待你好不好？”

“妈妈待我好！”继光立刻回答。

“不，妈妈待你不好！”黄妈妈泣不成声：“妈妈没有能耐养活你们！让你小小年纪受这么大的苦，娃儿……”

黄妈妈欲言又止，好象咽回了一句什么话。继光透过窗棂射进来的一点微弱的亮光，看到了母亲绝望的眼神。她正在怔怔地盯着桌上的那座香炉。

“娃儿，香炉底下有一包老鼠药，你去拿来……”

“妈妈！”继光猛叫了一声，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他使劲摇晃着母亲的肩膀：“妈妈，不能死！妈妈，你答应我。不能死啊！要饭吃，我也要养活您！”

黄妈妈能说什么呢？她愿意死吗？愿意离开自己亲爱的孩子吗，她不愿意啊！……可是，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黄妈妈万分痛苦，就象有一把小刀子插在她的心里搅动着。

母子俩抱头痛哭。多少年来积攒的忍泣吞声都化为今日尽情而又悲痛恸哭。他们哭往日的屈辱与苦难，哭他们悲惨命运的绵绵无绝期。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何日才见光明？

1949年11月，中江县解放了。共产党把继光一家和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黄继光参加了农协会和民兵。黄妈妈也参加了妇女会。继光两次破获了地主李聚丰谎报土地和偷改佃约的阴谋活动；又捉到了逃亡的大地主杨永刚，收缴了伪保长顾远服隐藏的两支手

枪……李积成被斗倒了，顾远服被人民政府判处了死刑。父亲的仇报了；继光家里分到了粮食，好日子开始了。也就在这时，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妄图把战火烧到新中国的土地上。这消息象晴天霹雳，震惊了继光和黄妈妈。在许多个夜晚，继光和黄妈妈共同怀着一颗愤怒的心，听着区上的工作同志讲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暴行；讲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目的。每当这时候，继光就常常暗问自己，难道还能让美国鬼子象对待朝鲜人民那样，来对待自己吗？难道还能让李积成等地主老财，再翻过来骑在自己脖子上作威作福吗？不能，绝对不能！村里号召参加志愿军的时候，继光立刻回家同妈妈商议：

“妈妈！咱的穷日子刚熬出头，可美国鬼子就想来……”

“他敢来，咱就砸碎他的脑壳！”

“等他来了不就晚了！”

“区上不是号召组织志愿军了吗？有志愿军还愁干不过那些小鬼子！”

“那我去参加志愿军好吗？”

“你？……”黄妈妈看着继光，只说出一个字就停住了。她了解继光要去参加志愿军的心愿，她也知道孩子要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不应该阻拦他，但是总觉得继光从小遭罪、受穷守着她，一旦走了，她会感到空虚的。特别是他二哥耳朵又聋，又有病，小弟年岁还小，一切都靠继光，他顶着半个家啊！可是黄妈妈更明白：不能因为这些耽误了大事！她默默地看了继光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好，你去报名吧！”

1951年3月12日，是继光入伍的日子。大清早，乡里锣

鼓喧天地把继光和其他参军的人送出村外。继光胸戴大红花，和陆三华走在队伍的前面。继光仰头看天，天空浅灰色，西北角上还浮着几颗失光的星星。树林里，小雀儿已经开始唱起悦耳的晨歌。继光迈着坚定的步子向前走，尽情呼吸着新鲜空气，心中充满了无限希望，浑身沐浴在欢乐中，走着走着，天空渐渐变成淡白色、白色、浅红色、红色、玫瑰色。雀儿的歌声渐渐响遍原野。东方地平线上，一线金色的曙光首先染红了远山，接着大地一片光明。继光的心为之一振，他恨不得跑上前去拥抱那轮金光灿烂的太阳。

2

和煦的阳光为大地送来春装。田野披绿，河水澄明，千山芳草翠，万树桃花飞。

人在春天，脸上也整日挂着笑意。这时节，人和自然似乎通了气，都爽快，都高兴。你看，在中江县城一个宽敞的大院里，那些报名参军前来检查身体的年轻人，个个洋溢着欢欣。幸运的快乐，希望的憧憬，浸透了他们青春的心田。

朴实可爱的小伙子们，分列几排，席地而坐。房檐下，那幅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红色标语，把他们激动而兴奋的脸膛映得绯红，他们正在静静地听艾指导员讲话。

“今天，你们中间将有一批人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一阵热烈的掌声。

坐在前排的一位前额宽宽的，两眼有些眯缝的小伙子显得格外激动，他使劲地鼓掌，两眼不时地望望坐在身边的陆三华。

艾指导员洪亮的声音又响起来：“接下来，我们的军医就要逐个为你们检查身体。我看你们中间有的不够年龄，有的身高、体重不合格，这也没有什么，参不了军，照样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陆三华朝刚才那位小伙子扮了个鬼脸。小伙子神情有些

沮丧，但脸上马上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调整了一下坐姿。

艾指导员最后说：“检查身体马上开始。现在每人发一张表格，按顺序依次到屋子里去，希望你们听从医生的安排。”

通讯员发表格，然后宣布起立、解散。

小伙子拿着表格，好象在沉思。陆三华用胳膊推了他一下，调侃地说：“我说黄继光啊，这一关你可不好过啊。”

陆三华个头高大，身体健壮。望着他那颇为‘自得’的神情，黄继光不由地一阵愠怒。他没有陆三华身体上的优势，但他信心十足。不过，他也明白，信心终归是信心，身体检查并不是检查有没有信心。想到自己瘦小的身材，他的心中不禁有些恐慌。

陆三华先被叫进屋里。黄继光此时越发感到局促不安，他焦急地等待着陆三华出来，好问问他都检查些什么，严不严。他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向人群中张望，他在寻找有没有比他更瘦小的。突然，他眼睛一亮，那边的人群中有一个人足足比别人矮了一头。他急步奔过去，拉住了那个小伙子的手。他看到了一张沮丧的脸。他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问：

“同志，你贵姓？”

那小伙子斜眼看了继光一眼，似理不理地回答：“姓吴，叫吴三羊。”

“你是来检查身体的吗？”

“是的。恐怕……要是不合格，回家咋见人哪！”小伙子耷拉着脸，嘟囔着。

一听他的话，继光立刻感到全身都凉了半截。他本来是

希望能从他这儿获取到心理的平衡，增强信心的，没想到他比自己更没有用。继光只好安慰他：“还没检查呢，也许能检查上。”

继光本想再鼓励他几句，这时只听一阵喧哗，原来是眭三华检查完出来了。

眭三华脸上挂满大颗的汗珠，他不时地用手擦着脸。继光跑过来，拉住他的胳膊：

“眭三华，都检查些啥子？严不严？”

“严得很哪！从头到脚都检查。”

“你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继光还想问他什么，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黄继光！”

继光循声音望去，只见屋门口一位军医正在打量着众人。他又问了一声：“谁叫黄继光？”

“我！”

继光明白现在轮到他接受检查了，他的心立时紧张起来，感觉到满手握出汗，两条腿几乎是麻木了，竟然动不了。眭三华推了他一把，他回头看到了眭三华鼓励的目光，才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屋子。

这是一间大屋子，临时用竹席隔成了几个小间，每个小间里都有军医在走来走去。他们身上的军装外面，都罩着一件雪白的大褂，有的还戴着口罩。他们跟谁也不说话，呈现出一种紧张的气氛。继光初次来到这样的环境中，又唯恐检查不合格，刚才稍微镇定的情绪，马上又慌乱起来。

继光恭恭敬敬地把表格递给艾营长。艾营长上上下下打

量了继光一遍。在艾营长的目光中，继光显得异常拘谨，直觉得额头上浸出了细汗。他小心地望着艾营长那宽阔的脸膛，等待着艾营长的提问。

“叫什么名字？”

“黄继光。”

“多大了？”

“二十。”

艾营长一边问，一边在表格上做记录。听继光说出年龄，艾营长抬起头又重新打量继光，眼中露出怀疑的神情。

“你真是二十岁？”

“那还有假！”继光不知哪来的勇气，瞪着眼肯定地分辩道。

看到继光这副神态，艾营长笑了。他填完表格，告诉他：“你拿着表格，先到旁边这一间去。那里检查内病，然后再称体重，量身高。”

真够严的。医生测他的听力，测他的视力，还让他躺在一张床上，在他的肚子上摸压。称体重时还让他脱下衣服，只穿一件小裤衩。每测完一项，医生也不告诉他是否合格，只在表格上填上些字，然后就让他再到另一间去。只剩下最后一项，是量身高。

继光也不确切知道究竟个头多高才算合格，他觉得反正越高越好。本来他就瘦小，而且只剩下这最后一关，如果检查不上，那就全完了。他站在墙边，医生开始量他的身高。继光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却被医生发觉：

“要量身高了，不许再踮脚！”

继光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医生，无奈只得老老实实在脚

板放平。

一阵忙活之后，医生拿着继光的表格，领着他来到艾营长面前。医生在艾营长耳边轻轻嘀咕了几句，艾营长又把表格仔细看了一遍，最后才对继光说：“你现在到大操场旁边的那个院子里去等着。”

继光走出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他仍然不敢轻怠。他的理智提醒他，现在还没有任何把握能合格。此时此刻，他感到既担心又充满希望，而这种矛盾的心理足以让他心事重重。他来到大操场边的那所院子里，这里全是陌生的面孔，而且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上又分明都带着沮丧。他巡视一张张面孔，没有发现陆三华。他到哪儿去了？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倏地袭上他的心头：难道这儿来的全是检查不合格的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希望：赶快离开这儿！可是转念一想，即使离开这儿，那又怎么样呢？他感到悲伤到了极点，眼泪就要落下来了。

这时候，他发现那位叫吴三羊的小伙子垂头丧气地走进院子，他迎上去关切地问：

“你检查的怎么样？”

吴三羊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声音嘶哑还带着哭腔：“我们还是回家扛锄头去吧。”

此刻，继光刚才的那份小小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强忍眼泪不至于流下来，踉跄地跑出门外……

继光感到了莫大的委屈：“他们凭什么不要我？论年龄，我也不算小；论家庭，我受苦一辈子；论参军，我自愿，妈妈也高兴……他们凭什么不要我？……”

他感觉旁边站着一个人。吴三羊不知什么时候也从院子